

后汉书

后汉书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
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
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曰下類多拱默曰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眾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曰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謨謀也卽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惠黎民懷之

尙書皋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

興故詩云有淪淪淪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曰淪陰雲也淪淪雲興貌祁

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我公田乃及私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褒豔用權七

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

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蹇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樛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

聚音側流反樛音記禹反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等謂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

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竅竊其十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已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立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已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曰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賢能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匝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

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

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曰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曰為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

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

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

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

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

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

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

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其上疏曰爲寇賊連年

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

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竝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

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

故稱家法文吏課賤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愼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還瑯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卻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

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
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爲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爲曰求天意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曰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
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曰其
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
躬蹈約儉曰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曰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曰
千萬給奉阿母內足曰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曰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

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罪矣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曰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

武鄭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

傳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曰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羣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女後長樂少府朱偃

音北
良反

代郃爲司

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韓信彭越吳今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伉曰今詔怒二尙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已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已爲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已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

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即遜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爲貴故聖人養之

曰君成之曰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曰仁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曰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歿終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
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
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

解見楊
厚傳

皆曰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

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

異卻行而求建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

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下旋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顗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

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

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

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曰王禮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